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八十六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一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母定姒以敬王二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諡法蔡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栢舉也

在定四年

里而栽

栽設板築為圍

壘周匝去蔡城一里

廣丈高倍

壘厚一丈高二丈

夫屯

夫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屯守蔡

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

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成

蔡人男女以

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累而出降

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

使蔡徙都于江北汝

水之南欲令近楚為私屬

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楚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為明年蔡遷

州來傳

隨屬楚不與會盟至是楚人德其免昭王於難列於諸侯故見經許既滅復見者楚封之也楚徙蔡於江汝之間不書遷蔡實未遷也胡氏安國乃謂遷蔡而書圍見楚子復讎為可恕此大夫春秋之旨入郢者吳也楚不能報吳而摟二三小國以釋

憾於蔡既已悖矣且楚誘殺蔡侯般而滅其國用
隱太子拘蔡昭侯蔡之讎楚豈在入郢下豈蔡宜
得報而楚獨不宜得報乎觀楚頻年滅頓滅胡何
讎之復其志直欲蠶食小國不盡併諸侯不止耳
而以復讎之說恕之誤矣

附錄
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槁李也

槁李役在定十四年夫椒

杜注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通典包山一名夫椒即西洞庭山也在今江南吳縣西南

遂入

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會稽杜注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

水經注古防山也周禮揚州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

以行成種越臣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

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澆寒泥子封于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

斟復為澆所滅斟復為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歸于有仍

仍氏女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基澆能戒之基毒也戒

也也澆使椒求之椒澆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舜後諸侯也杜注梁國有虞縣今故虞城在河南虞城縣南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得不見殺也虞

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

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

姓綸杜注虞邑今虞城縣東南有故綸城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方十里為成五百人

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兆始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襄四年傳

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使女艾諜澆

女艾少康臣諜候也

使季

杼誘豷

豷澆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過杜注澆國戈

杜注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

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

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

句踐能親

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

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

猶言天與不取

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食消也已止也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吳姬

姓

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

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

其為沼乎

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池為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

三月越及吳平

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麇鼠食郊牛改卜牛

郊牛下穀梁有角字

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

此該之變而道之也

該備也春秋書郊終于此故于此備說郊之變變謂

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

于變之中又有言焉

于災變之中又有可善而言者 龕

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

傷展道盡矣

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大變

郊自正月

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

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不時之中有差別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為可也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

也

在成十年 郊三卜禮也

三卜即傳末以十月二月上辛卜之說

四卜非禮

也僖三十一年襄五卜強也成十年卜免牲者吉則

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

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

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與未卜日未成牲之

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

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禮與其亡也寧有禮與其無

卜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

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

然後左右之

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惟我所用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祭祀之牛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子之所言者牲

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

此弟子問穀梁子之

詞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

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

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待妨郊事故不言其變

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

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

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郊享

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郊言其變道盡

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

享者飲食之道

牲有變則改卜牛郊日已逼庀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

子不志三月卜

郊何也

弟子以經不書而穀梁獨言之故復問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

郊自正

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有變乃志常事不書

我以十二月下辛

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

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意欲郊而下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

定公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釋凶服從吉則為不孝於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

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歲事則為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馬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

附錄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趙穆以邯鄲叛范中行氏

之黨也五鹿杜注晉邑

吳之入楚也

在定四年

使召陳懷公懷公

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

田無田從黨

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

左逢滑當公而進

當公不左不右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

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

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已非

禍而何

楚為吳所勝

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

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

如傷恐驚動

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

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

草之生于廣野莽莽然故曰草

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

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

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亡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

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炆鉏曾孫鮮虞狄帥賤故不書棘

蒲晉地今趙州城內有棘蒲社

前此齊衛伐晉夷儀河內皆不書諸侯猶有所忌
未成乎伐也至是晉益衰無異於列國齊衛遂連
兵伐之春秋特書以著霸統之絕也王道盡而霸
統復亡世變於是窮矣

附錄
左傳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唯能用其民以

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

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

席室不崇壇

平地作室
不起壇也

器不彤鏤

彤丹也
鏤刻也

宮室不觀

觀臺
榭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選取堅厚
不尚細靡

在國

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

而後敢食

必須軍士皆分熟食
不敢先食分猶偏也

其所嘗者卒乘與焉

所嘗
甘珍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

曠

知身死不
見曠棄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

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

過再宿曰次積土為高曰臺
有木曰榭鄭澤曰陂積水曰

池宿有妃嬙嬪御焉

妃嬙貴者嬪御
賤者皆內官

一日之行所欲

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

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為二十二年
越滅吳張本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至矣前年邾子來奔喪今逾年而遽伐

之蓋魯之彊臣利取邾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附錄
左傳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討范中行氏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瀛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

書盟止此句繹杜注邾地應在今山東鄒縣境

左傳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

絞杜注邾邑當在今滕縣境

邾人愛其土

故賂以瀛沂之田而受盟

穀梁傳

取瀛東田瀛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

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

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

也
季孫不得田
故不與盟

邾自昭公時愬魯於晉叔孫季孫見執今晉失霸
邾子懼比來朝會三卿猶以為憾帥師伐取其田
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舉重者各將其兵政不
自公出也三人伐而二人盟穀梁以為各盟其所
得也莫彊於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志在滅邾二田
不足充其欲又以昭公伐意如陽虎囚桓子皆賴
叔仲之救故以田歸二家使與邾盟以示已不屑

與且包藏禍心欲復圖其國而未肯盟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郚公曰余無子將立

女蒯賸奔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鄉大夫士也孤卿特揖大夫以

其等旅揖士旁三揖見周禮司士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

公子郚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郚異于他子言用意不同且

君沒于吾手言公沒時已在左右若有之郚必聞之且亡人之

子輒在

輒蒯賸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

乃立輒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賸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

河而南必至焉

戚在河東是時晉軍已渡河師夜行失道陽虎憶渡處在戚之北河既北

流據水所向則東為右故欲出河右而南行也

使大子綽

綽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經

偽自衛逆者

欲為衛人逆故衰經成服

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

不得有父也

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

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蒯贖之出與納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贖為無辜而被此名以出故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書納于戚見為輒所拒而不得入於衛也程子謂縱令蒯贖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

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為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
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穀梁尊王父之
說非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

鐵公羊作栗又作秩杜注鐵丘名在戚城南今直隸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為王合里即鐵丘也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

子姚罕達子般

弘駟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

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罕

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

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

其虛實見車多必懼

于是乎會之

會合戰

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

焦兆不

樂丁曰

樂丁晉大夫

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大詩

雅言先人事而後卜筮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詢諮詢也故兆始納衛天子卜得吉

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

不事

也君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

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郡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

士田十萬十萬畝也

庶人工商遂

得遂

進人臣隸圉免

去廝後

志父無罪君實圖之

志父趙簡子之改名

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

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

辟

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

素車樸馬

以載

無入于兆

兆葬域

下鄉之罰也

為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

甲戌將戰郵無恤

御簡子

郵無恤王良也

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

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言其怯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于牖下

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于牖下言得壽終

羣子勉之死不

在寇

言有命

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

三子晉大夫

羅無勇麋

之

麋束縛也

吏詰之御對曰疝作而伏

疝瘡疾也

衛大子禱曰

曾孫蒯賸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

蒯賸

襄公之孫鄭勝亂從

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為從亂

晉午在難

午晉定公名

不

能治亂使鞅討之

鞅簡子名

蒯賸不敢自佚備持矛焉

戎右

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

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不敢愛故以祈禱

鄭人擊簡子

中肩斃于車中

斃踣也

獲其蠶旗

蠶旗旗名

大子救之以戈

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

大子復伐之

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

趙孟簡子

傳僂曰

傳僂簡子屬也

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

田公孫尤稅焉

尤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

趙氏得而獻之

得尤以獻簡子

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

田還其所稅

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于

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

而射前列多死

列晉前

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

伏弢嘔血

弢弓衣

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功為上

大子曰

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

將絕吾能止之

止使不絕

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

絕

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敵也

今以蕞爾之鄭而趙鞅帥師與戰幸而勝之其衰甚矣書及所以辨主客皆言帥師其衆敵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書遷止此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

洩庸吳大

夫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

言不

時遷者駟之為

哭而遷墓

將遷與先君辭故哭

冬蔡遷于州來

州來滅於吳蔡之徙此實吳人遷之而經以自遷為文者楚既疆蔡蔡背楚請遷於吳而中悔及其事急又委罪執政謀之不臧誰之咎也故經以自

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見君與用
事大臣擅殺之而不以其罪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中山鮮虞

公羊傳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

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靈公者蒯
贖之父

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拒之者為
靈公命故輒者曷為

者也蒯贖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贖而立輒蒯贖

為無道靈公逐蒯賾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

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不以蒯賾命

以

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

重本尊統之義

不以家事

辭王事

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

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

乎下也

穀梁傳

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

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子有父者戚繫衛則為大夫屬于衛

主兵者衛也而齊助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

故惡其不義以為兵首所以深罪其黨惡而訓天下後世討亂賊之法也戚不書衛承前納衛世子蒯贖之文也其義與圍宋彭城異者彭城已披於楚故還繫之宋戚衛地而衛世子居之何用復書衛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宮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

廟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

御書俟于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閔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于君者也曰庀

女而不在死也庀具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

何也宰人豕宰之屬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

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相從為駕之易以脂膏轄為行之易百官官備府

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濟濡帷幕鬱攸從

之濡物于水出用為濟鬱攸火氣也從之為備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

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殺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

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

備緩急

季

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象魏門闕

命救火者傷人則

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

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

象魏

曰舊章不可亾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

拾潘也

槐富父終生之後潘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

于是乎去表之橐

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橐積

道還公宮

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

孔子在陳

聞火曰其桓僖乎

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

公羊傳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

立

據立武宮言立

春秋見者不復見也

于哀公時立即于哀公時災既書災則立

可見故得省文

何以不言及

據雉門及兩觀

敵也

親過高祖親踈敵等

何以書

記災也

穀梁傳

言及則祖有尊卑

解經不言及僖

由我言之則一也

遠祖

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

桓僖親盡而宮存者蓋季氏出於桓立於僖世專

國政隆其私恩而不毀焉耳不書及二宮分明且

祖無尊卑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啟公羊作開啟陽本鄆國後屬魯杜注琅琊開

陽縣今山東沂州北有故城

啟陽故鄆國昭十八年邾人襲鄆鄆子從帑于邾其地在邾東鄆近費魯既取濶東沂西田因奪而城之懼其難故以師季氏以叔孫附已故與同城而地則季氏得之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從齊盟未

暇致討今聞齊景耄而無畏於齊故修曹之怨也

附錄左傳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

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

莒弘事劉文

公為之屬大夫

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

殺莒弘

終違天之禍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

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敕令勿

從已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

生男告公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可

肥康子

季孫卒康子即位既

葬康子在朝

在公朝也

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

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

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

退辟位也

公使共劉視之

共劉魯大夫

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討殺者

召

正常正常不反

畏康子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獵蓋駟之黨蔡實背楚廷吳以自啟釁而委之罪

故不去其官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子已受盟于句繹今踰年而復圍之其棄信肆

虐甚矣

附錄
左傳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

范中行
所在

荀寅

伐其郭

伐其北
郭圍

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

使在
外救

已之徒擊趙氏圍之
北門因外內攻得出

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

皋夷惡范氏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羊作三月殺公羊穀梁作弑

左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慝

也蓋楚言公孫翩逐而射之

翩蔡大夫

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

門之

翩以夫自守其門

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

錯蔡大夫

曰如牆

而進多而殺二人

並行如牆俱進

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

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盱即霍也

公羊傳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

據宋人弑其君處白

稱賤乎賤者也

賤于稱人者

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蔡侯

近罪人卒逢其禍
故以為人君深戒

穀梁

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

以上下道道者
若衛祝吁弑其

君完之類是直稱
盜不在人倫之序

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

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駘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弑道道也 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

盜

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

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定八年陽貨取寶玉

大弓 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即殺蔡侯申者是

稱盜稱殺竊發而未得其主名也左氏以弑蔡侯

為公孫翩既得其主名翩雖賤亦當從齊邴歆閻
職弑商人之例而書人書弑則其說未可據也國
君行則師從居有兵衛而為盜所殺見蔡之無臣
子也不言君盜不得君其君也以盜為文故不得
言弑其與閻弑吳子異者閻則有主名而食庶人
在官者之祿也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而此復書
蔡侯申蓋傳寫之誤

蔡公孫辰出奔吳

書公孫辰出奔於盜殺蔡侯申之後則辰與聞乎
弑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伐曹執邾子蓋齊景圖霸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
權也與宋襄執滕子圍曹同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羊作曼
書執止此

左傳

夏楚人既克夷虎

夷虎蠻夷叛楚者

乃謀北方左司馬取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繪

關

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負函繪關杜注皆楚地負函當在

今信陽州境

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

梁及霍

一昔一夜也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霍杜注梁河南梁縣西南

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

浮餘楚大夫

蠻

子赤奔晉陰地

陰地杜注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

司馬起豐析與

狄戎

楚司馬取也豐析杜注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今河南浙川縣及內鄉縣之西北

境皆析地也豐鄉城在浙川以臨上維左師軍于菟

縣西南發此二邑人及戎狄

和菟和杜注山在上維東今陝西商州東有菟和山

右師軍于倉野

倉野杜注在上

維縣今商州東南有倉野聚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

命大夫別縣監

尹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

將通于少習以聽命

少習杜注商縣武關也今武關在商州東少習山下言將開道

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

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

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

將裂田

以與蠻子而城之

以詐蠻子

且將為之卜

卜城

蠻子聽卜遂

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

三戶杜注丹水縣北有三戶亭

今三戶城在浙川縣西南

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

楚復詐為蠻子

作邑立其宗主

而盡俘以歸

公羊傳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

據執曹伯畀宋

人不言歸于宋

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晉人執戎曼子歸于

楚若不書戎曼子名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

霸主執列國之君歸於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

從執曹伯畀宋人之例乃與歸于京師同文以著

世變見情實晉與天下諸侯皆有罪焉耳

城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羊作蒲

公羊傳蒲社者何

據鼓用牲于社不言蒲

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

封土為社

其言災何

據封土非火所能燒

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

而柴其下

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者戒

蒲社災何

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

亳即殷也殷都亳故謂之亳

亡

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

立亳社于廟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

戒心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記曰喪國之社屋之武王克商班其社於諸侯使為鑒戒屋之故有災據左氏七年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者以其當作故不志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附錄
左傳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

陳乞僖子
弦施弦多

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

寅奔鮮虞趙稷奔臨

臨杜注晉邑今直隸
臨城縣東有故城

十二月弦

施逆之遂墮臨

逆稷納之他邑以
臨險固故毀之

國夏伐晉取邢任

欒鄆逆時陰入孟壺口

八邑杜注晉地欒在趙國平
棘縣西北鄆即高邑縣也潞

縣東有壺口關今直隸欒城縣及趙州北境皆古欒
邑地柏鄉縣北故城鎮即故鄆城地逆時水經注謂
之曲逆水今曲逆故城在完縣東南壺
口關在山西黎城縣東北太行山口

會鮮虞納荀

寅于柏人

柏人杜注晉邑趙國柏人縣今直隸唐山縣西有故城

五年春城毗

毗公羊作比又作茈

夏齊侯伐宋

定十四年齊與宋會洮至此忽伐之者齊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欲與爭霸故討之然景公內實不能正其國而惟力是競是以鄭衛魯宋雖從之而不心服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

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宰也昭

子曰夫非而離乎對曰私離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

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

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

不可以僭之僭不信也遂死于柏人為吉射距晉伐死夏趙鞅

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是時齊方弱晉而列國諸侯堅於黨齊者衛鄭耳

荀寅士吉射乃趙鞅之讎衛實庇之鞅度齊兵力
彊盛未可與爭寅射附衛未可猝動於是計納蒯
賁以為衛主故為之伐衛前此晉師皆書侵此獨
書伐者趙鞅欲釋私憾故用大師而伐國圍邑志
在必克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羊
作處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燕姬景公夫人
不成未冠也

諸子鬻如

之子荼嬖

諸子庶公子也鬻如
景公妾荼安孺子

諸大夫恐其為天子

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天子若之何公曰二

三子閒于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

景公

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惠子

國夏昭子高張

寘羣公子于萊

萊杜注齊東鄙邑今山東黃縣東南有萊子城秋齊

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

公子陽生來奔

皆景公子在萊者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

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師衆也黨

所也之往也稱諡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

閏不書此何以書

據楚子昭卒不書閏

喪以閏數也

謂喪服大

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

喪曷為以閏數

據卒不書閏

喪數畧也

猶

殺也以恩殺故竝閏數

殺梁

不正其閏也

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

凡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苟數閏則二年內已有二

十五日安得謂之三年且以閏數而書則崩薨卒
葬凡有閏者皆宜書何獨書於此故知書閏者譏
其以閏月葬失喪事不數之義也

附錄
左傳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

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

暨

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
大雅攸所也暨息也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

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僭差也濫溢
也皇暇也言

駟秦違詩商
頌攸受禍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七百八十七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二

哀公

六年春城邾瑕

瑕公羊作葭書城止此邾瑕杜注任城
亢父縣北有邾婁城在今山東濟寧州

南

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不書
取蓋未嘗取而疆城見魯之弱邾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昭十二年楚虔方熾而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平初立布德於諸侯而荀吳再伐之定四年召陵罷會士鞅及衛孔圉會伐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之於是盡失諸侯此年復有趙鞅之師則晉霸之衰皆由諸大夫貪伐鮮虞以自封殖故也

吳伐陳

左傳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

元年未得志故

楚子曰吾先君與陳

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陳盟在昭十三年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每朝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

必驂乘馬所從必言諸大夫

言其罪過

曰彼皆偃蹇將棄

子之命

偃蹇驕傲

皆曰高國得君必逼我盍去諸固將謀

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需疑也

及

朝則曰彼虎狼也

彼謂諸大夫

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

矣請就之位

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

禍矣

言高國二子

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

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蓋及其未作也

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

乞鮑牧

牧鮑圍孫

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

惠子乘如公

昭子高張惠子國夏

戰于莊敗

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

國人

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圍晏嬰之子國施不

書非

陳乞將立陽生故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弑

君之謀得遂矣故先書二卿之奔於弑君之前以著難所自作而國高不能衛上委君而逃之罪亦見矣

叔還會吳于祖

齊景既卒吳欲爭霸魯先往會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

前已敗于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棄盟逃離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

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

申子西結子期啟子

閻皆昭

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

王兄

大冥杜注陳地在今河南

卒于城父子閻退曰君王

項城縣境吳師所在也

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

從命許立立

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

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

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

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

日為人君扶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

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

若禳之可移于令尹司馬

也

王

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昭王有疾卜

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

不越望

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四水在楚界

禍

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

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

綱乃滅而亡

夏書五子之歌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于不知大道故

又

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夏書大禹謨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

附錄

左傳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高國黨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公羊作舍

左傳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僖子陳乞召在七月今陽生在八月下記事之次

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且于齊公子鉏與陽生同奔居魯南郭

曰嘗獻馬

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

畏在家人間其

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

出萊門而告之故

魯郭門也

闞止知之先

待諸外

闞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

也處

壬陽生子簡公

戒之遂行

戒使無洩言

逮夜至于齊國人知

之

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

僖子使子士之母養

之

隱于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妾

與饋者皆入

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

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

盟諸大夫

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

鮑點曰

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

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

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

見其醉故誣之

鮑子曰女忘君

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

孺子茶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

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

悼公稽首曰

悼公陽生

吾子奉義而行者也

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

言已可為君必不怨鮑子

若我不可不必

亡一公子

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

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

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

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

胡姬景公妾也安孺子之號賴杜注齊邑

去鬻如

茶之母

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賈之丘

三子

景公嬖臣茶之黨也

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

朱毛齊大夫

微子則不

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

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

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饑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

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

命公悔之言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

大謂國政小謂殺茶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

諸及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于野張帳而殺之駘杜注齊邑及冒淳杜注地名路史及成國

一名冒澤竇以冬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秋告魯

公羊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

辭言之何

據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立書公子

為諉也此其為諉奈

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

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貴自專也君如欲立

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

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

者晉世子申生是也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

玉節而走之

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立

為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于諸

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期而小祥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

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

薄陋無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言欲以薄陋諸大夫皆

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甲

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

于中雷巨囊大囊中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色然

貌開之則闐然公子陽生也闐出陳乞曰此君也已

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

陳知

乞有備故不自是往弑舍
得已遂君之

穀梁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

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

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

已受命于景公
而立故可言君

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

弗受也

先君已命立之
于義可以拒之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

荼也

陽生之入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陽生之入齊有君則不得與小白比繫陽生於齊者以上文無所蒙下不言歸不書齊陽生將不知其為何國公子非以其當有國而繫之齊也弑荼者朱毛得國者陽生曷為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而歸獄於乞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一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何由而入荼何自而弑春秋明正其罪所以正首惡杜亂源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既城瑕則邾無所恃故明年遂有入邾之役此其始事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

宋連歲有事於曹意鄭為援而侵之左氏以為為晉故也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鄆鄆穀梁作繒

左傳夏公會吳于鄆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

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

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

矣

有常數

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

淫過也

周之王也制禮

上物不過十二

上物天子之宰

以為天之大數也

天有十二次故制禮

象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

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

違周為背本

不與必棄疾于我

言放其凶疾

乃與之大宰詔召季康子

詔吳大夫

康子使子貢

辭大宰詔曰國君道長

蓋言君長大于道路

而大夫不出門此

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

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

大國

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

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

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大伯周大王之長子

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荊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

反自鄙以吳為無能為

也素禮知其不能霸也

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

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

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

保二德信與仁也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

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于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今其存者無

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已然知必

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答大夫言不可不樂而出

季孟意異佞直不同故罷饗

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鐘聲

邾不禦寇

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

成子邾大夫茅夷鴻

不許曰魯

擊柝聞于邾

言其近

吳二千里不至何及于我

且國內豈不足

言足以距魯

成子以茅叛

茅杜注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在

今山東金鄉縣西北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

掠取財物

邾衆

保于繹

繹杜注邾山也在鄒縣北今嶧山一名邾嶧山在鄒縣東南

師宵掠以邾

子益來

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

獻于亳社

以其亡國與殷同

囚諸

負瑕負瑕故有繹

負瑕杜注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在今山東滋陽縣西

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

請救于吳

無君命故言自

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

馮依而

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

辟

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

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

于鄆衍

鄆衍即鄆也

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

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

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

貳敵

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

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

為私屬

以

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諱獲

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邾婁子益何以名絕

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惡其不能死社稷春秋有

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

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非已內有從外來者曰來今魯侯身自以歸而曰來

是外之也

三家欲併邾而使公主兵蓋迫於三子不得已也
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受其惡春秋以諱不在
公故直書而不避也不言滅明年魯歸邾子未能
有其國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桓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

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

于社宮

社宮社也

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振鐸曹始祖

旦而求之曹無之

無所謂公孫彊者

戒其子曰我死

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

鍾邠

為明年入曹傳黍丘杜注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按下邑即今河南之夏邑縣亭在縣西

南揖丘當在今曹縣界大城當在今曹州界鍾當在今定陶縣界邾亦在定陶境內

列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書圍曹罪宋也自魯救晉後凡晉楚之救皆不書此書救曹以大國不能援而諸侯自相救為世道之窮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

子肥宋大夫

曹人

詬之不行

詬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

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

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終曹人之夢

公羊傳 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

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

救也

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

宋公滅曹而經書入先儒以為滅者亡國之善辭
曹不書滅言自滅也考之春秋所書曹久困於宋
非有大惡不幸而亡與諸國滅者無以異何獨文
致其罪以為自滅或又以為曹亡春秋之終孔子
至此不忍書滅此皆以私意穿鑿附會而不知其

於義無當也宋之入曹蓋取其地而不絕其祀故
不以滅告觀孟子時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
之世曹尚未亡如陳蔡許滅而復存之類耳

吳伐我

書伐我
始此

左傳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輒魯人叔孫輒對曰

魯有名而無情

有大國名
無情實

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

山不狃

不狃亦
故魯人

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離

國

違奔
亡也

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

未臣所適
之國若有

伐本國者則可曾所因託則所託也則隱為之隱惡且夫人之

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

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

病之子張輒也王問于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

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

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

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

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因子

吳竟田馬

僑田吳界

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

鄆人亦僑田吳滋濁也

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

鄆人

教吳必可克

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懿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懿

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

日舍于蠶室

三邑杜注魯地東陽今名闕陽鎮在山東費縣西南又縣西有五梧城即古五

梧也蠶室亦應在縣西北境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

與析朱鉏

公宿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

鉏

獻于王王曰

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

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

明

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

微虎魯大夫

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

于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

卒三百人

有若與焉

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

及稷門之內

三百人行至稷門

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

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畏微虎

吳人行成

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在宣

十五年 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

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

負載造于萊門

負載書將欲出盟

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

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

釋舍也魯恐吳不信欲留景伯為質既得

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

吳人盟而還

不書盟諱恥

前此書侵伐必言四鄙見魯之邊鄙猶有守禦之備也至是吳師直造國都則魯之四境藩屏蕩然而國不足為國矣

夏齊人取謹及闡

闡公羊作渾後同社注闡在東平剛縣北今山東寧陽縣本魯闡邑地故

剛城在縣東北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

年在五

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鮐侯通焉

鮐侯康子叔父

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

怒夏五月齊鮑牧率師伐我取謹及闡

公羊傳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

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穀梁傳惡內也

凡內失邑不書自我與之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以為辭故致賂以說之不書伐兵未加也

附錄左傳

或譖胡姬于齊侯

胡姬景公妾六年以安孺子如賴者

曰安孺子

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齊未得季姬故請師

吳前為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

討之

子餘大宰詔

囚諸樓臺梏之以棘

梏擁也

使諸大夫奉

大子草以為政

革邾大子桓公也為十年邾子來奔傳

穀梁傳

益之名失國也

于王法當絕故

先書吳伐我又書齊取二邑然後書歸邾于于邾則是畏吳懼齊不勝困挫而後歸之也

秋七月

附錄左傳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

涖盟

賓如臧會子閭丘明嬰之子也盟不書畧之

且逆季姬以歸嬖

鮑

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

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本不

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

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于

潞以察之

潞杜注齊邑

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

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

麋之以入

麋東縛也

遂殺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歸不言來者齊本取謹闡脅魯歸邾子今既聽命則齊遂所欲非以魯能改過遷善服其義而歸之也歸濟西田言我此不言我者濟西田不獨我有之而所歸獨吾故封謹與闡則無疑焉耳

九年春

附錄左傳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

齊與魯平故辭吳師

吳

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

于君

為十年吳伐齊傳

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杜注雍丘縣屬陳留郡今河南杞縣治

左傳鄭武子賡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

賡罕達也瑕武子之屬

請外取許之

瑕請取于他國

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

許

師每日遷舍

作壘壘成輒徙舍合其圍

壘合鄭師哭于姚救之大

敗于姚武

姚武于勝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

死惜其能也

以邲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公羊傳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詐謂陷阱奇伏之類

穀梁傳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以師之重而宋以易得之則鄭

師將弱矣

取鄭師者掩襲而盡俘以歸也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蓋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故甚其譎惡其盡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

夏楚人伐陳

左傳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於城父不克而還陳以無援故即吳楚惠不念已之不能庇陳而憤其背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終春秋之世陳困於楚弗克自振備書其事而楚人暴橫不道之罪著矣

秋宋公伐鄭

左

宋公伐鄭

報雍丘

宋自齊景之歿妄圖興霸前年以曹伯陽歸鄭不

能救今又取鄭師其志益驕以鄭為易與遂親師
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至
十三年而喪師於岳與雍丘之役得失相當蓋所
自取也

附錄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邗杜注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

口入淮通糧道
廣陵邗江是也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水火之兆占

諸史趙史墨史龜

皆晉史

史龜曰是謂沈陽

火陽得水故沈

可

以興兵

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

利以伐姜不利子商

姜齊姓火師之後火

弱故伐利子商姓
屬水故伐不利

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

名也子水位也

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

名位敵不

可干也

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

炎帝為火師

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

姜姓

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

可游也

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不可游言其波流盛

鄭方有罪不可救

也

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為有罪

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

易筮之遇泰



乾下坤上泰

之需



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

曰

宋方吉不可與也

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陰而得中類王

者嫁妹得如其願
受福祿而大吉
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

也
宋鄭為婚姻甥舅之國宋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
祉祿也若帝乙

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十月

附錄
冬吳子使來敝師伐齊
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

左傳
之反與魯
謀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終子貢之言

益先為魯所俘復之未幾而自失其國又來奔魯
其不知恥甚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公會吳子邾子郟子伐齊南鄙師于郟郟杜注齊地邾郟不

書兵并屬吳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于軍

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徐承吳大夫齊人敗之

吳師乃還

陽生之死傳書弒而經書卒杜氏預謂以疾赴以

事勢推之齊為大國其止吳師小嫌也齊人何至遽弑其君以說乎蓋當時以吳師在齊而悼公適斃遂以為弑耳傳如此類皆未可信信經可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傳

夏趙鞅帥師伐齊

經書侵以侵告

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

卜于此起兵

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

事不再令

再令卜瀆也

不襲吉

襲重也

行也于是乎取犂及轅

犂轅杜注犂一名濕濟南有濕

陰縣祝阿縣西有棘城今山東臨邑縣西有漂陰故城即齊犂邑禹城縣西北有瑗城即棘也 毀高

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乘吳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故書侵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彊蒯賸之黨今歸于衛是從輒而背蒯賸也故春

秋後蒯賸入國彊復奔齊

薛伯夷卒

夷公羊作寅

秋葬薛惠公

附錄左傳

秋吳子使來復敵師

伐齊未得志故為明年吳伐齊傳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救止此

左傳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

君不務德

二君吳楚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

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

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陳之禍吳為之也吳不挾陳以從已則楚陳無釁
何用救為書救著其志在爭諸侯非真有扶危恤
患之義蓋與楚之救鄭同耳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陸恩綬